

她曾裸捐3568万，被尊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先生” 叶嘉莹：“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教古典诗词”



▲ 1945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

◀ 叶嘉莹在南开大学

古典文学研究专家、教育家、诗人叶嘉莹，于2024年11月24日下午逝世，享年100岁。

叶嘉莹，1924年7月2日（农历六月初一）出生于北京。

她这一生，主要从事古典诗词教学、研究和推广工作。她说，诗，让我们的心灵不死。

她曾裸捐3568万，被尊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先生”。

在央视节目《朗读者》上，董卿是这样介绍她的：她是白发的先生，她是诗词的女儿。叶嘉莹先生长女亡故半生坎坷，她的一生，都和诗分不开。



▲ 童年叶嘉莹(右)



▲ 叶嘉莹与家人在次女婚礼上



▲ 1993年，叶嘉莹在哈佛大学讲演

童年背诗诵词读诗是生命的本能

在家学的影响下，叶嘉莹自幼就能背诵许多唐诗宋词，对诗词阅读有着极高的兴趣、天赋。

后来，叶嘉莹曾多次感慨，小时候背诵的《论语》《唐诗三百首》等诗文使她终身受益。

她说，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很有道理的。

小孩子阅读诗文，实际上不需要多讲，应该利用他们记忆力强的优势，让他们多记忆、多背诵。即使他不能理解，只要先背下来，等到将来理解力提高后，这些早年记忆的内容就会被调动出来，如同智慧库，为孩子一生提供不尽的资源。

少年时期的叶嘉莹看到什么，有了感动，就写一首诗。

她说：“我内心有什么感动，常常用诗词记写下来，我的诗词都是我当时非常纯真的感情。”

15岁时，她看到秋天的蝴蝶，就写了首《秋蝶》：“几度惊飞欲起难，晚风翻怯舞衣单。”

在北京庭院里的花草，眼前的树木，檐上的新月，夜间的蝉鸣等等，任何场景，任何事情，她都能感受而生发，随口吟诵出与情景贴合的佳句。

上大学后，叶嘉莹把之前的诗词曲习作拿给老师顾随先生看，顾随先生评语：“作诗是诗，填词是词，谱曲是曲，青年有清才若此，当善自护持。”

从“小我”到“大我”的蜕变

婚后一段时间，叶嘉莹带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寄人篱下，过着无家无业的日子，没有一间房子，没有一张床铺，一天要教三所大学的课，兼职两个电台的工作，来维持家庭生计。

叶嘉莹写下《转蓬》一诗记录了当时的生活与心境：“剩抚怀中女，深宵忍泪吞。”

52岁时，大女儿和女婿在车祸中丧生，她一口气写出十首《哭女诗》：“迟暮天公仍罚我，不令欢笑但余哀。”以此来疗愈自己的伤痛。

在极痛之余，她有了一种彻底的觉悟：不再只想着自己的得失，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大，更恒久的向往与追求。

叶嘉莹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，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。她的诗作写锐感、写磨难，也写直面生活的勇气：“入世已拼愁似海，逃禅不借隐为名。”

把中国诗词之美传播海外

不是在写诗，就是在评诗、讲诗，叶嘉莹对诗词投注了浓浓的生命情感。

很多听过她课的人说，叶嘉莹先生讲诗，常常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灌注其中，生发一股感人的力量，让听众从中体悟一种乐趣。

这一特色，深受其老师顾随先生的影响。

叶嘉莹说，顾随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，没有人讲诗像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讲得那么好，我的老师所讲的不仅仅是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讲诗歌的生命、心灵、本质。

后来，叶嘉莹到美国、加拿大执教，面对迥然不同的文学传统，她采用“兴发感动”的方式，解读、分析、赏析中国诗词，在海外学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她说，诗词中的那种感发，绝不只是知识，它是一种生命，是能够提升你的心灵和品质的一种能量。

叶嘉莹说，我太喜欢中国的诗词了，我讲中国的诗词，我真是把我的感情都投进去了。我纵然英文说得不是很流利，或者文法不是很完整，但是我可以把杜甫、李白的感情讲给他们听，并获得情感共鸣。

叶嘉莹在海外任教时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艺理论，这些理论都成为她分析中国诗词的利器。

她不仅把中国诗词之美传播到海外，还汲取并运用西方文艺理论，阐释中国诗词，将新发掘出来的中国诗人的生命心魂与诗词之美传给世人。

叶嘉莹不负顾随先生的期望，终身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，在海外和国内讲台上讲授中国古典诗词，不仅继承了老师的精神和理念，还“别有开发，能自建树”。

回国传承中华诗教

1979年春，叶嘉莹志愿自费回国，在国内各地高校讲授诗词。

回国教学后，叶嘉莹捐献出一半退休金——约十万美元，设立了“驼庵奖学金”和“永言学术基金”。

2017~2018年，叶嘉莹将自己的财产3568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，用于设立“迦陵基金”，继续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。

在2023年南开大学举办的“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上，99岁的叶嘉莹说：“我是一生一世都以教书为工作、为事业的人，所以我的心目中，要把古人诗词里面那些美好的理想、感情、传给下面的年轻人。”

2018年，叶嘉莹荣获“2018年度最美教师”称号。

从读诗到写诗，从品诗到讲诗，她说，诗让我们的心灵不死。

诗词教育是一种关乎生命的自我救赎。叶嘉莹这一生颠沛流离，唯一的根深深扎在古典文学这片美丽的土地上。

她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，四处讲学，从七八岁的孩童，到十七八岁的青年学子，再到七八十岁的学者，无不得益于她厚重的学养。

叶嘉莹先生说，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教书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教古典诗词。